



# 童書插畫家的 異想世界



最近國內引進英國童書插畫家查爾斯·奇賓 (Charles Keeping) 的三部作品 – 《約瑟夫的院子》*Joseph's Yard*、《天堂島》*Adam and Paradise Island*，以及《窗外》*Through the Window*。(遠流出版公司)由於畫風奇詭，引起國內童書界相當的矚目。

奇賓在1924年出生於南倫敦的藍巴斯路 (Lambeth Walk)，這是著名的音樂劇「我和甜心」(Me and My Girl)裡一再唱及的街名，距離碼頭和市場都很近，車來人往，好不熱鬧！奇賓的父親是職業拳擊手，根據奇賓自己的說法，他的大家庭是「舒適的勞工階級」，雖然周遭貧病充斥，但他們一家並不窮困，他和姊姊從小就被鼓勵從事具有創造性的娛樂活動，例如唱歌、背書、談話、講故事等。他的祖父母都非常喜歡講故事，尤其他的祖父是商船船員，所講的故事格外令他神往。

奇賓從小就愛觀察附近鄰里的活動，同時他的觀察力顯然也十分敏銳。雖然大人們平時並不准他在街上亂跑，他卻經常看著窗外的人潮，幫他們編織故事，他尤其喜歡看著馬車穿過嶄連的圍地，或者經過一道道灰黑的磚牆。他很小的時候就開始試著把這些情景畫將下來，也特別喜歡繪畫，因為他覺得，「當你畫出一樣東西時，你便擁有了那樣東西，沒有人可以將它奪走」！於是我們從這裡似乎也可以想見，在國內已有翻譯本上市的《窗外》，以及奇賓的第一本圖畫書《史恩與馬》*Shaun and the Cart-Horse*，極可能都是作家兒時生活的再現，透過畫筆反映出他眼中和腦海裡所見到的童年世界。不過也正因奇賓從小就把所有時間都消磨在作畫上頭，他學校裡的其他功課簡直樣樣不行。

9歲那年是奇賓生命的第一個轉捩點，他的姑丈、父親和祖父相繼意外去世，死亡的威脅霎時間籠罩了他幼小的心靈，對他日後的畫風無疑具有深遠的影響，此外家裡的經濟情況當然也因此而受到很大的打擊，使奇賓在14歲那年不得不輟學成為印刷學徒。奇賓坦承，打從進入印刷廠的第一刻起，他就知道自己不可能一輩子幹印

英國諾丁罕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員

蔡明燁

刷這一行，不過弔詭的是，成年後的奇賓卻深深浸淫在以平版印刷作畫的藝術裡，他的無數畫作也都呈現出在平版畫方面的精湛技巧，換句話說，無論是否出於自願，印刷學徒的訓練儼然成為他創作生涯不可分割的一環。

二次大戰期間，奇賓加入了皇家海軍，面臨他人生的第二個轉捩點，因為他發生了一場嚴重的意外，頭部左眼上方遭受重創，幸而未曾喪命，但在他等待救護車抵達之前，他驚愕地發現每個人都故意避開自己的視線，而到了醫院以後，他從鏡中看到了一張腫脹、扭曲的面容，連自己看了都恐懼不已！於是往後在他的作品中，也一再重現這種畸形的震撼和恐怖的容顏，難怪國內藝術工作者宋珮認為：「（奇賓的）插畫 好像五線譜上的音符，可以有無窮的組合方式，營造出故事中驚悚、詭異的氣氛，更令人驚訝的是他所刻畫的一張張臉孔，顯示出他對人、對人性有著異常的洞察力。」在我看來，這似乎證明了奇賓臉部受傷變形的經驗，已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他永難抹滅的夢魘。

外表的傷勢痊癒之後，奇賓被送回皇家海軍服役，但他內心的創痕卻使他罹患了長期的憂鬱症。戰爭結束以後，經過了和官僚體系相當的奮鬥，奇賓終於爭取到回學校專攻藝術的機會，不過在就讀藝術學院的期間，他的憂鬱症也每況愈下，因為他從前所熟悉的倫敦街道已變得滿目瘡痍，同時為了半工半讀，他找到一份幫人收房租的差事，從而目睹了更多不幸的家庭和貧病交迫的生活困境。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曾說：「藝術是苦悶的象徵。」這對奇賓來說毋寧頗為貼切，兒時的記憶和成長的歷練固然提供他創作靈感的重要泉源，但他的繪畫也因此充滿了憂鬱、陰霾、詭譎、乃至變化多端的性格，或許正是奇賓精神境界的表徵吧？

這段時期的奇賓自認具有一種暴力傾向，後來並因此接受了6個月的心理治療，因為在藝術學院裡，奇賓認識了一位同樣以繪畫為職志的女孩芮奈 (Renate)，兩人很快論及婚嫁，但奇賓擔心自己的躁鬱情結可能會傷害芮奈，遲遲不敢步上結婚之路。傳記家馬丁 (Douglas Martin) 在《查爾斯 奇賓：插畫家的一生》*Charles Keeping: An Illustrator's Life* 書中，曾記載了與芮奈的一次訪談，她說：

「（奇賓）很早就警告我，說他的精神不正常，後來也坦白說他雖然很想娶我，卻不能娶我，因為他很可能會殺了我！不過那時的我畢竟年輕、天真無邪，而且深深墜入情網，我相信我能使他康復，幫助他對自己的理智恢復自信。

（奇賓）其實相當幸運，因為他能透過繪畫表達自己的情緒。他早期的插圖，不僅題材本身經常非常暴力，連畫筆的實際線條也是如此；但他後來無論在線條上或性情上，都變得越來越細緻。

大部分的圖書館員都非常欣賞（奇賓的）作品，偶爾也會邀請他去做演講。他們那時多半都以為屆時出現的將是一個深沉、陰鷲、暴躁的畫家，可想不到所遇見的竟是那



麼樣一個迷人、和善、幽默的人而喜出望外！」

由此看來，如果說愛情的滋潤是奇賓一生的第三個轉捩點，應當並不為過。奇賓後來於1952年與芮奈締結連理，同年於藝術學院畢業，他們的第一個兒子強納森（Jonathan）則於1953年呱呱墮地。

為了養家活口，奇賓取得藝術文憑後的第一份工作，是在報社和廣告公司擔任卡通插畫家，他承認這份工作使他學會「如何設計，以及如何吸引讀者的注意力」，因此宋珮在分析奇賓的畫風時，曾表示為他「精心的整體設計，（以及）運用線條的技巧深深折服」。不過奇賓卻覺得商業藝術令他產生了「出賣靈魂」的困擾，於是從1956年起，他便放棄了報社和廣告公司的工作，開始從事有關平版印刷和石版畫方面的講學，並要求他的經紀人代他尋找為書籍插畫的案子，而在幸運之神的眷顧下，機會在第二年即翩然降臨。

牛津大學出版社（Oxford University Press）當時正要推出沙特克里夫（Rosemary Sutcliff）的《銀色樹枝》*The Silver Branch*，決定讓奇賓放手一試，而這本圖文並茂的作品問世後，摘下不少美國童書獎，因此沙特克里夫隨後的作品亦指定由奇賓插畫，成績斐然。到了1960年代中期，奇賓除了持續講學外，也不斷為各種童書及成人書畫插圖，其中包括許多有關維京人（Vikings）的故事在內。對於這點，在1983年的一場演講會上，奇賓曾笑說：「當時的我其實對維京人毫無概念，只好靠自己的想像力來發明。」孰料他的插圖居然大受歡迎，使他變成了英國維京人書刊最炙手可熱的插畫家！怪不得奇賓最後戲謔道：「我畫了無數的維京人插畫，到頭來連自己都變得像個維京人了。」

累積了數年成功的插畫經驗後，奇賓終於開始試著為自己的故事配上插圖。他的第一本圖畫故事《史恩與馬》於1966年問世，敘述一個倫敦男孩的父親因為生病，不得不賣掉拉車的老馬，於是史恩想出了一個辦法，請各個街頭小販共襄盛舉，大家湊足了錢，從馬販手裡救回了待宰的瘦馬，然後把牠還給他的朋友。雖然故事有點薄弱，但奇賓充滿活力的畫風卻立刻招來各界評論的熱潮，有些專家甚至擔心小朋友可能會因為圖畫過於醜惡而受到驚嚇！不過在出版社的鼓勵下，奇賓創作不輟，總算在1967年以他的第三部圖畫書《查理、夏綠蒂和金絲雀》*Charley, Charlotte and the Golden Canary*，贏得英國童書大獎的肯定。這本書敘述兩個好朋友因其中一位搬家而分離，不過當查理的金絲雀逃走之後，卻飛到了夏綠蒂新家的窗臺，使兩人再度聚首。簡單的故事溫馨感人，尤其是亮麗的插圖令人愛不忍釋，借用評審委員的話來說：「這是一本『感覺』的書，透過插圖傳達情緒、溝通感情，頁頁生輝！」

說穿了，其實我以為奇賓正是一個「感覺」的創作者，而且他畫得比寫得更好，因此他自



己創作的圖畫故事都是言簡意賅，以畫面為故事的主體，有時更企圖完全避免文字，僅藉圖畫來傳達心思，譬如描摹火車旅程的《城市之間》*Inter-City*，便是最好的例證。

直到 1988 年謝世之前，奇賓一生自寫自繪了 20 多部兒童圖畫書，也曾為超過 200 部以上的作品畫過插圖，題材包羅萬象，從神話故事、妖魔鬼怪、古典作品到詩歌等所在多有。他獨樹一幟的繪畫風格，隨著生命歷程和精神境界的蛻變而一再自我突破，同時他對倫敦低下階層生活的關懷，也使他的作品飽含人性的肌理，雖然終其一生，他的繪畫和創作哲學曾一再引發童書評論人的激烈爭議，但這位堅持原則且特立獨行的藝術家，無疑堪稱英國童書插畫界極具原創性的一代大師。ISBN

## 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相關出版品

1.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
2.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國際標準書號出版機構名錄（光碟）
3.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國際標準書號與出版品預行編目使用手冊
4. 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使用手冊



### ■ 歡迎索贈

電話：(02)2361-9132 轉 701~703

傳真：(02)2311-5330